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七

咸豐十年庚申正月壬申給俄囉嘶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據禮部送來照會一件。貴國使臣堅執奕山將綏芬烏蘇哩河等處已經允許。並大學士桂等行文照會為據。又云無論准與不准。惟有堅守永不復還之語。所言殊非情理。兩國相交和好二百餘年。奕山等辦理糊塗。並未聲明綏芬烏蘇哩河等處係吉林所屬。乃擅行允許。是以

大皇帝將奕山等分別革職枷號以示懲儆。斷無奉旨准行之後。反將奕山等革職枷號之理。今貴使臣總以奕山辦

理錯誤之事。晚晚置辯。殊非交好之道。至中國之事。皆須請

旨遵行。從無臣下更改之理。烏蘇哩河右岸。雖無人居住。然係中國地方。豈能擅行借給外國占住。僕有人到貴國侵占地方。貴大臣等豈肯允從。至來文內稱。烏蘇河地方。已有貴國人數十處居住。即海口等處。亦有兵船停泊。蓋立房舍。礮臺戍守。亦已數年。尤堪詫異。查貴使臣於咸豐八年間。方與黑龍江將軍商議地界。而今稱於數年前。已蓋立房舍。礮臺戍守。足見此處並不與貴國毗連。其為侵占之實據。已屬無疑。况彼時並未言明。此時強欲定界。有是理乎。

至奕山與貴國大臣木哩斐岳幅在愛琿城互換和約之處。前一日奕山並未應許。因貴國木哩斐岳幅肆行逼迫。奕山於次日始行畫押。其具摺奏聞已在畫押之後數日。且並未聲明有吉林地界。豈得謂此件條約是奕山先經奏聞。

大皇帝曾經允准之事。此節貴大臣木自必深知。至吉林民人呈告後。

大皇帝將奕山革職。是奕山所許並未准行。已連次知照。貴使臣豈得諉為不知。惟望貴國永敦和好。勿生嫌疑為要。至貴國差派官兵二人回國。欲中國按站預備馬匹。當俟本月

二十一日開印以後方能辦理為此咨覆

乙亥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照天津大沽沿海各口經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水陸兼籌因地設險布置已極周詳惟臣愚昧所及有不得不過慮者請為我

皇上陳之查大沽海口其能通舟楫者雖祇海門一道而沿海一帶地方寬闊海汊紛歧僮夷人附岸而登同時告警其勢有不能彼此兼顧者似宜厚集兵力分布要隘聯絡聲勢方足以資抵禦而免疎虞昨據兩江督臣何桂清來咨鈔錄該夷新聞紙內有七路可進之語查上年五月該夷敗退於沿海各口亦曾探量水勢深淺各處繪圖其心甚為

巨測。如果再行北駛。難保其不於各海口乘間抵隙。豕突狼奔。僕果同時登岸。雖有馬步數十。而東衝西擊。動越數十里。即使士能奮勇。而馬力亦不能支。此非多為準備。所在嚴防。未足以挫其光燄。當茲

國帑支絀。協撥為難。臣雖至愚。豈不慮此。然事有不能先籌萬全。而後舉行者。亦惟有備兵於先事。籌餉於臨時。以為豫圖禦敵之計。去冬僧格林沁請調官兵二千名。亦因樽節餉需。請飭臨時遣赴天津。此係為專防郡城之用。似難兼顧海口。茲臣與提臣樂善再四熟商。擬請添調內外火器健銳三營京兵二千名。如正兵未能多調。其閒散養育

兵內技藝嫻熟者自不乏人。若調此項兵丁前來。既可以節省錢糧。又勝於新募壯勇。最為簡便。此外再請添調得力馬隊一千名。協同分守。抑或由山海關駐紮之吉林黑龍江官兵二千內。抽撥一千名來沽。另行添調別處馬隊五百名。赴關防堵。如此一轉移間。布置益臻嚴密。實於全局有裨。至此次所請馬隊。應由何處調撥。可期迅速。而能得用。伏乞

垂詢。僧格林沁必能深知底蘊。斟酌盡善。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奏海口地方防兵不敷。請添調官兵一摺。據稱沿海一帶地方寬闊。海汊紛歧。若夫人附岸而登。同時告警。

其勢不能彼此兼顧。擬請添調京兵二千名。及得力馬隊千名等語。自為思慮。豫防起見。惟現在已於直隸山東等省備調精兵萬餘名。恆福請調各兵。著侯僧格林沁到津後。再行商辦。其直隸應調兵四千名。著恆福於該省北路各營內挑選精銳。勤加操練。以備調遣。本日已諭戶部。由庫撥銀二十萬兩。分批解往天津海口。支發軍餉。以收飽騰之效。該督務須飭令糧臺。樽節支放。毋得虛糜。其直隸各屬應解旗租銀兩。為數甚鉅。仍著該督嚴催解部。以抵此次撥款。毋任宕延。

又

諭上年因津防兵勇單薄。曾諭慶煦於察哈爾官兵內挑選二十



名派總管那瑪善管帶仍著認真操練聽候調遣其備調臆壯馬一千匹毋庸解赴天津著即徑行解京再於察哈爾牧羣內挑選臆壯馬一千匹以備調撥本日又諭令理藩院於西林郭勒挑備馬隊兵一千名馬一千匹令其在察哈爾擇地駐紮此項兵丁到時並著慶昫勤加操演以備調用

又

諭前因天津辦理海防當諭令常清於熱河備調精兵五百名派協領尚那布管帶於本年驚蟄以前馳抵天津防所現在計期已近各該官兵將次起程赴防著常清於此外再行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備齊軍裝器械認真操練並將派出管帶之員先

期具奏。聽候調遣備用。

又

諭前因天津辦理海防。當諭令玻崇武於密雲備調精兵五百名。派協領恩成管帶於本年驚蟄以前。馳抵天津防所。現在計期已近。各該官兵將次起程赴防。著玻崇武於此外。再行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備齊軍裝器械。認真操練。並將派出管帶之員。先期具奏。聽候調遣備用。

丁丑。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於上年十二月間。准軍機大臣寄奉

上諭。勞崇光奏。探聞倭夷欲圖報復。約於明年正月間到津。並

聞欲分擾登州。請飭一體嚴防等因。欽此。臣當查山東海岸。迤長三千八百餘里。汎地遼闊。防不勝防。計惟勸諭士民團練鄉勇。仍酌調省標。暨青州滿營所練。擡礮官兵。在於瀕海適中之處。擇要駐紮。以為各路應援之師。惟道路分歧。相距遠近不一。究應何處安兵。即徑行海疆文武各官。酌量商議。一面飭屬趕辦團練。並將沿海實在形勢。同籌防。大概緣由。先行恭摺覆奏在案。茲准青州副都統。暨登鎮。咨覆。並據該道府等。各就地方情形。先後擬議。具稟前來。臣復查山東沿海。除登州一郡外。其餘武定。青州。萊州。沂州等四府。惟青州府城。地處各府之中。相距海岸。均在二

百里上下。該府一有重兵。即可處處兼顧。從前滿洲駐防之設。其意蓋亦為此。此次籌辦海防。應令該滿綠各營。即將原有官兵。在於青州本汛。隨時認真訓練。遇有警報。由該副都統。及該營將官。親身統帶。何處緊急。即往何處救援。其餘地處濱海之文登營。濰州。即墨。萊州。安東。壽樂。武定。沂州。各營。亦令調集所部兵丁。向大沽口。去年新設防兵。一體勤加訓練。相機會合堵剿。其登標水師前後兩營。及文登營水師官兵。為數均屬無多。分防海面。於事無濟。應令全數暫行撤回陸路。以厚兵力。至於登州府城。濱臨大海。較之別處情形。喫重。且為東路總要之處。不可不

嚴密堵扼。查登標水陸正餘官兵。除征調出師外。實在存營。僅及十名。且應分防外汛。不能全數調郡。以之防守郡垣。兵力實形單弱。查省標挂墩官兵無幾。臣現在挑選精壯兵丁五六百名。逐日親督操練。準頭已屬可觀。擬即於本月初十日後。將此項官兵挑選四百名。派委臣標中軍參將忠順。現署壽樂營都司守備邢長麟。剋日帶領前往。同登標原有官兵。統交登州鎮臣曾達年統帶。以一半守城。以一半守險。仍飭各屬多派兵役。晝夜瞭探巡視。一見夾船蹤跡。亦即飛報準備。如該府所屬。以及萊州情形緊急。亦即酌量分撥策應。毋致疏失。臣現又嚴飭各屬。趕緊

勸諭紳民。無論大小村莊。一律舉行團練。其瀕海頂衝。如石島、俚島、烟臺、龍口等處。如能團練固守。固佳。否則即令遷進內地。免致擾及。其團練之法。惟當按戶出丁。公舉公正紳耆。作為團長團總。無論貧富。均以一人一器為定。器械不必拘定刀槍。即農器亦可用以殺人。但須一莊團成一氣。互相保衛。而附近村莊。亦彼此互相救援。此即古之農兵。無征調之煩。無軍餉之費。士民有益無損。當無不踴躍樂從。僅團練一律辦成。則家自為守。人自為戰。官兵為團練之先聲。團練助兵力之不逮。官民一體。眾志成城。夷人果若北來。不必與之海口交鋒。即可誘之深入。聚而殲

研除先咨行遵照。並會督在事文武。講求陸路制勝之法。隨時相機調遣外。如果事機較緊。臣當親往督辦。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奏遵籌海疆布置情形一摺。據稱山東海岸。迤長三千八百餘里。武定等府均屬濱海。惟青州地處各府之中。擬令該滿綠各營。勤加訓練。何處有警。即由該副都統及該營將官。帶往何處救援。其餘文登等營官兵。同大沽口新設防兵。一體會籌堵剿。登標及文登營水師。為數無多。暫行撤歸陸路。仍由省派兵四百名。前往登州。交該鎮曾達年統帶。併原有官兵。以一半守城。以一半守險。並勤加瞭探。如該府所屬及萊州有警。亦即分撥策應。仍勸諭紳民。辦理團練。互相保衛等語。

所籌尚屬周密。著即照所擬認真辦理。其各營官兵應如何勤加訓練。以期得力。即著文煜嚴飭該將弁等實力講求。毋得視為具文。以致臨時貽誤。至所稱烟臺等處瀕海居民。有不能辦團者。即令遷進內地。自係為烟戶稀少處設法。既難於團練。不若令其遷進內地。以免侵擾失業。是為至要。

戊寅直隸總督恆福奏。再上年十一月間。琴與僧格林沁會議。擬請於本年正月。會同前往山海關一帶查看。如何設防酌覈辦理。經僧格林沁奏奉

諭旨。俟明年正月。仍著該大臣會同恆福前往查看。毋令稍涉疏懈等因。欽此。現在海河內外。冰凌凍結。自應即赴此時。前往該



處會同籌議防務。昨接僧格林沁來函。定於本月十七日  
出京前赴山海關。擘現擬於本月十三日先期自大沽起  
程。由浩海一帶行走。抵關後。會同僧格林沁周歷查看。應  
如何設法善防。方昭嚴密。容俟後勘後會合酌議。據實具  
奏請

旨進行。擘起程後。此間一切防務。當諄囑提臣樂善會同西凌阿  
加意巡察。嚴密防範。其海河內應添防具。現經提臣樂善  
遵照僧格林沁所議。趕緊添備。逐一布置。未敢稍事鬆緩。  
硃批知道了。

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俄夷以吉林分界一節。屢次行文。曉漬不已。當經覆以綏芬烏蘇哩等地界。奕山等妄行允許。後該處民人。以中國地方。不應被夷人占踞。公同具呈控告。是以將奕山革職。吉拉明阿枷號。並未奉旨允准。儻該國前往占踞。該處民人。出來爭論。反傷和好等語。藉以措詞。以冀消其覬覦之心。如該酋伊格那提業幅。將此覆文。知照木哩斐岳幅。恐其向該將軍。詢問吉林民人。有無同遞公呈。不願該夷在綏芬烏蘇哩住居之事。著景瀉特普欽。遵照前說。加以開導。以堅其信。勿致語涉兩歧。是為至要。俄夷上年秋至今來。各並軍機處覆文。一併鈔寄閱看。

癸未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候補知府藍蔚雲。先後密稟。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續到暎夷兵船一隻。二十八日又到一隻。共載夷兵二百餘名。連前到九隻。共計十一隻。並無動靜。該國副水師兵頭尊古。於十二月十三日赴粵後。嗜嗜嘶本有即日亦去之說。後因染患目疾。先遣繙譯喊暖嗎代往。於十二月三十日。駕坐送信輪船出口。並據探明。前報該夷停泊中華。及左近屬國洋面。大小火輪船四十九隻內。已到上海十一隻外。其餘三十八隻。俱已駛抵香港。及廣東福建浙江洋面。該夷又

在香港招漢奸一千名。隨往天津。以便挑運。行李糧食。現已招得五百人。又佛夷有兵船十九隻。現在安南。尚有五隻已到廣東。佛夷副公使梅爾登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前赴甯波。瀕行曾至蘇松太道署告辭。據稱往返不過旬餘。如有應議之事。俟該夷返權再商。該夷與喊啞嗎。先後駛離上海。究竟是否實係前往甯波廣東。是否如期返權。若合若離。行蹤詭秘。無從探確。嘈嘈嘶屢有攔阻。漕船放洋之議。擬以兵船阻我出口。上海華夷各商。紛紛傳說。求口食同。其時頭批米船。雖已將次放洋。而情勢洶洶。能否平安出口。尚未可必。臣一得此信。即會同撫臣徐有壬。飛飭

吳煦等密囑華商向英商妥為開導。告以爾等離家數萬里。將本求利。設中華漕米稍有阻滯。必致先從上海閉關絕好。爾等運來之貨。即無從銷售。內地之貨。亦不准轉運來口。我們兩國商人。皆無買賣可做。必致絕爾我生理。華商以此轉告英商。該英商咸以為然。密告華商云。噶嚕嘶之未經撤回。不過全其體面。實已無甚大權。必待該英兵頭噶嚕嘶必到後。始定如何辦法。現在上海兵船不多。伊等情願力阻噶嚕嘶不可造次。噶嚕嘶前既辦理不善。此番或可不再執拗等語。噶嚕嘶始猶以阻運為策。之至善者。迨經華英各商往返辯論。喻以利害。噶嚕嘶知眾怒難犯。

不敢堅執阻漕之議。頭批海運漕米。自十二月二十二日  
起。得以陸續放洋。並無阻滯。現在上海所值沙衛等船。約  
計足敷江浙兩省漕運之用。惟祝天氣暢晴。並無風雨阻  
滯。則趕緊免運。月內可以藏事。一經全數放洋。沙衛等船  
喫水不深。沿邊淺水內洋。為吳船所不能到。沙衛等船。隨  
處皆可駛避。縱不能因時抵津驗收。亦不過耽延時日。盤  
剝蒸變。糜費折耗而已。尚不致束手無策。即便不能全數  
放洋。而頭批已去。民心即定。此實仰賴

皇上鴻福。非臣始願所能計及也。江甯藩司薛煥。馳回蘇省。已於  
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接印任事。駐紮常州。隨時商

辦一切並密咨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直隸總督臣恆福查照。一面會同江蘇撫臣徐有圭督飭薛煥吳煦等查探確情。如有動靜。或有可乘之機。即飭薛煥以他事為由。星夜馳往上海。察看情形酌量辦理。

硃批覽奏均悉。

署察哈爾都統慶昫奏。正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正月初十日奉

上諭。上年因津防兵勇單薄等因。欽此。欵伏查前項馬匹。原令各該總管限於開印以前報齊。昨復專劄飭催。擬派各該羣

值年主事。屆期出口。詳加挑選。於正月二十三、四兩日。分起進口。以備送往在案。茲奉

諭旨。毋庸解赴天津。著即徑行解京。自應欽遵。即於原定日期。派員解京交納。其另選膘壯馬一千匹備調之處。亦已嚴切剴交。至於西林郭勒挑備馬隊兵一千名。馬一千匹。計其奉文轉傳該盟長所屬各處挑備齊全。程途非近。來口報到尚需時日。容等悉心籌畫。另行奏明請

旨遵辦。

硃批。知道了。

戊子。署察哈爾都統慶昶奏。正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正月初十日奉

上諭。上年因津防兵勇單薄等因。欽此。著當經恭錄察哈爾備調官兵一節。傳知那瑪善等。加意操練。聽候調遣。並將送京馬匹。限日進口。西林郭勒官兵一項。另行籌畫。一切奏蒙聖鑒在案。連日詳覈此項官兵。自應先以紮營地方。駝馬得近水草。官兵便於覓食為要。經費繼之。察驗操練照料之員。又繼之。查察哈爾兩翼齊集之處。距口雖近。而現經屯兵已久。其日用柴薪等項。早已由近及遠。勢難多立營盤。慮滋爭執。口分一項。現辦齊集。從減盤費。勸捐已形不逮。不惟兩項體例或殊。且慮同時並捐。難期應手。一經不濟。關繫

匪輕。察驗操練照料之人口內雖有協領三員。官階較大。而其內通曉蒙古言語文字者。只有舒都爾古一員。兼司辦事。勢難常川差去。茲查西林郭勒部落在察哈爾正藍旗東北。直達銀黃旗游牧。其所屬之阿巴噶扎薩克旗。即與正藍旗及多倫諾爾廳連界。正藍旗總管珠克都爾帕木。久歷戎行。現雖腰股有疾。不克出師。而其在旗辦事。循聲頗著。若使前項官弁紮營該旗水草處所。今其照料一切。查看操練。可期得法。該處既與多倫諾爾廳相近。其官兵口糧。即可在該廳集市購賞。其應需經費。請由該廳稅務等款撥發。統歸直隸報銷。惟其地勢偏東。距張家口尚

有八站。若須離口相近。則令其在鑲黃旗南界以內。不傍民地之處。尋覓水草。亦可安營。其官兵口糧。即可來口購買。其應需經費。請由張家口稅務監督衙門撥發。由牙衙門報銷。仍派珠克都爾帕木。帶領隨員前往。照料操練。計程離口兩站以上二處。均於人馬食用。及撥發口分較近。應如何辦理。使於調取之處。伏候

聖裁。並請

飭下戶部。查明定例。各盟奉調官員。日支口分若干。是否分別品級。兵丁日支口分若干。餘兵是否一體支領。先期通行。以免遲誤。錯外。至於派往照料之官員等。應支盤費。若駐藍

旗。該總管等缺毋庸出署。即可免發。若駐黃旗。擬即比照現辦齊集日支口分數目。仍由現辦捐輸項下給發。以示區別。而免牽混。該官兵所帶器械。能否俱屬利用。到時查明。與操練應需之鉛丸火藥等項。屆期再行奏明辦理。至該盟應交馬一千匹。報到之時。覈實查收。另奉牧放聽調。諭軍機大臣等。據慶昫奏。籌擬西林郭勒備調官兵紮營地方。擬派查驗操練之員。並請撥應需口分等項。請旨遵辦一摺。前諭令西林郭勒。挑備馬隊兵一十名。馬一千匹。在察哈爾擇地駐紮。西林郭勒所屬之阿巴噶扎薩克旗。既與正藍旗及多倫諾爾廳相近。此項官兵。著即在正藍旗地方駐紮。並可就近由多

倫諾爾廳購買口糧即派正藍旗總管珠克都爾帕木安為照  
料認真操練查驗軍裝器械務令一律整齊遇有調遣即行迅  
速馳往毋誤事機其應需經費者即由多倫諾爾廳稅務項下  
酌量撥給統歸直隸報銷所有西林郭勒備調官兵應需口分  
已飭戶部查明定例應如何支給之處咨明慶昫以憑支放可  
也

密雲副都統玻崇武奏竊等前於咸豐九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奉

上諭前因天津辦理海防諭令玻崇武於密雲挑選精銳官兵五  
百名備調等因欽此等當將遵奉前

旨。保選精壯官十二員。兵五百名。辦事官一員。貼寫兵六名。並添派官二員。及應用軍裝器械等項。業已一律配齊。仍飭協領恩成。務於驚蟄以前。馳抵天津。聽候調遣之處。曾經恭摺奏

聞在案。茲屆驚蟄期近。特謹遵前

旨。飭令協領恩成。管帶官兵。於正月二十六日。作為一起。前赴天津海口防所。聽候調遣。

硃批。知道了。

己丑。署察哈爾都統慶昫奏。再本年正月十九日。特接准庫倫辦事大臣咨稱。現准俄囉斯國畢爾那托爾文稱。今

有該夷使臣哲依法羅特一員。兵二名。因與在京之俄囉斯伊格那提業幅遞送密要公文。於正月十一日行抵庫倫。十二日由庫倫出派蒙古協理台吉多爾濟扎普一員。伴送起程。按照章程。由賽爾烏蘇接替送口等因。咨行前來。等因。當經飛飭張家口管站部員。並照會前途地方官。遵辦去後。即於是日據報。該俄囉斯官一員。兵一名。亦已進口。詢係尚有跟隨該夷行李之夷兵一名。未能同到。當由張家口管站部員。出派該管蒙古參領達米林扎普等。於二十日。護送起程進京。在後跟隨行李之夷兵一名。俟其到時。再行照案辦理。

硃批知道了。

庚寅。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廣東夷人占踞將軍等衙署。設立暎佛總局。不准地方官抽收釐金。城內奸細極多。官之動靜。夷能周知。夷之情形。官難測探。勞崇光大有孤立之患。請飭巡撫耆齡。速即赴任。擇要駐紮外郡。以相控制等語。前因夷情詭譎。曾經諭令耆齡於行抵粵境後。即派妥員入城。見勞崇光密商。或以勸匪為名。帶印出省。儻勞崇光未能抽身。即留該撫在外調度。以免該夷挾制。本日據耆齡奏病體痊愈。業由江西起程。不日即可抵粵。此時暎佛兩夷志在報復。廣東夷人於該督撫等自必



嚴為防範。僅徑行入城。必致為所挾制。著耆齡於到粵後。酌度地勢。駐紮外郡。與勞崇光互為援應。至喚佛離合情形。及調兵數目。雖經勞崇光探報。仍恐限於見聞。且因現處城內。或恐文報為夫人所見。有難於盡言之處。即著耆齡詳細查探。隨時密奏。原奏片著鈔給閱看。

伊犁將軍扎拉芬奏。參贊大臣法福禮奏。現據派管夷圖之記名副都統用伊犁協領哈布齊賢等稟稱。曾與俄酋巨蘇勒官。因公晉謁。談及本年夏間。喚夫船隻。在大沽海口被礮轟擊。沈壞多隻。並殲斃喚兵多名。該巨蘇勒官備悉其事。並據聲稱。大沽一役。不但喚夫敗。其中並有佛

喇晒兵船受傷者亦復不少。近接其本國文報。探知暎咭喇現約喇晒。調兵修船。預備明年二三月間。連兵入犯。仍赴天津。以圖報復。為今之計。貴國除防範外。莫若先發制人。派兵徑攻印度地方。最為上策。緣印度為暎屬膏腴之壤。要害之區。雖有暎兵駐守。然該處之人。疾暎如仇。久思背叛。實屬有釁可乘。貴國雲南西藏等處。均有間道。可通印度。如能由兩處進兵。一面遣派能人。暗往印度。約為內應。自當望風披靡。萬一攻取其地。足為貴國致富之源。即或不然。亦可藉此聲勢。使彼畏首畏尾。牽其內顧。或可從此息兵等語。由該協領等。據情面稟。可否覈奏前來。等

等伏查。喚夷兵船。此番挫敗。實釁由自取。以彼桀驁成性。將復逞其跳梁。亦屬意中之事。所有該叵蘇勒官聲稱。喚哱二夷調兵修船。約期入寇等語。雖聞風傳說。未必竟屬無稽。而未雨綢繆。自應預防有備。事關夷釁邊情。究難懸揣其確耗。而芻言入耳。等未敢墮於

上聞。為此恭摺據實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

硃批。目下津沽有備。實不慮其報復。果能悔過求和。天朝向以信義為主。斷不以贖武佳兵為勝。亦不以開闢要荒為務也。此等語意。可作為該協佐之意。隨便向該夷官傳述。以杜該夷輕視。

中國之念

扎拉芬泰等入奏。竊才接閱卹鈔。稽悉本年夏間。暎夷船隻。闖入大沽海口。經僧格林沁稟承

廟算。布置得宜。該夷大受懲創。洵足彰

天討而快人心。遠徼傳聞。咸深頡慶。茲據派管夷團委員等稟稱。曾與俄夷巨蘇勒官。因公接見。談及大沽一役。彼亦懾我兵威。並據聲稱。探聞啖咭喇。現與佛爾嚕。調兵修船。復謀內犯。請由雲南西藏等處。間道進兵。徑攻印度等情。現經

才另摺奏陳

聖鑒在案。而才於此復以其說。反復熟籌。審取

本朝掌故及夷務之散見他書與夫曩年海疆月報即其確  
有可憑者參稽而互證之似於各夷情狀有畧悉其端倪  
者查俄夷巨蘇勒官久駐京城熟悉華夷情事所稱暎夷  
將圖報復其事必非無因即出師印度以攻其所必救亦  
未始非制敵之方至暎夷稅斂之暴征印度人心之思亂  
所言均屬不誣是該巨蘇勒官之代為我謀者未嘗非是  
而其言外之意積慮所存則取巧實甚然事機之發端自  
彼開而操縱之宜柄自我握似不妨將計就計以我用夷  
而即以夷攻夷蓋彼方欲以漁人自居坐享其利即乘其  
機以利動之而使彼為鴉蚌我俟其相持也乃得以逸待

勞而徐收外攘內安之效。請臚舉其說為我

皇上敬陳之。竊謂中國之馭外夷也。其術有二。或投其所欲以為餌。或扼其所忌以為鉗。其要則在洞識夷情。善藏其用而已。就目前論之。俄夷與我久睦。且我之所以待彼者。優款有加。諒可無虞。他變。嗟夷與我積釁。必我之所以制彼者。竊要悉中。乃能徐歸就撫。他如味喇啞使臣。業已遵赴北塘。互換和約。至唏喇晒於我本無深嫌。而與嗟夷則有夙恨。近因兩廣督臣措置乖方。故嗟夷得而乘之。嗟為黨與。是其連兵入寇。未必出於本懷。其大較也。擘亦知天津海口。辦理善後事宜。守備已極周密。蠢茲小醜。何虞跳梁。第

念吳粵浙閩航天萬里。洋面處處可通。則夷船處處可到。夷船處處可到。則海口處處須防。設令海警颯忽。出沒無常。未免防不勝防。疲於奔命。至今而善制夷之策。當不僅如昔人所云。寇從海上來。亦從海上禦之而已。考印度地方。其處有五。均屬古天竺國。地稱膏腴。為西洋最近年始。為暎夷所併。每歲關稅所入。以千萬計。暎夷恃此日益富強。而俄夷亦因之垂涎不置。當道光中。俄夷嘗以兵爭韃韃里之地。始取巴社。繼取機注。又繼取木哈勝。以圖進攻印度。暎夷力拒。血戰連年。後雖講解罷兵。而外合中離。窺伺如故。並使人陰習印度語言法律。又暗購木哈臘人。為

其探利。蓋其心未嘗忘印度云。此俄羅斯之往事。與其隱  
衷。似可啟動之。以為我用者也。又後藏西南有廓爾喀者。  
自臣服以來。極形恭順。國鄰印度。勢實逼處。先是乾隆年  
間。我師進征其地。噶夷曾遣所屬兵船。徧其邊境。迨道光  
二十年。噶夷犯順。廓爾喀遣使赴藏。自願率兵往攻印度。  
彼時駐藏大臣。不省所謂。顧以外夷相攻。向不過問。卻之  
坐失機宜。論者深惜。蓋噶夷屬印度。與廓爾喀接壤。且構兵  
世讐。故我征廓。則噶夷來之。我攻噶。則廓夷亦願助之。此  
又廓爾喀之情形。與其風志。似可與論之。以為我用者也。  
其他近鄰俄羅斯之西洋各國。若咪喇喀等。近鄰廓爾喀。



之西南諸夷。若越南、緬甸等國。現與我睦。而夙與暎讐。皆可長駕遠馭。因勢而利導之。在當事者之善為驅策耳。所謂投所欲以為餌者此也。再查滇省藏地。均有間道徑通印度。相距尚不甚遙。若非時值多艱。本不難徑提一旅之師。聲罪致討。以扼其吭。而擣其虛。即不有其地。而以歸俄夷。亦足以彰撻伐。惟是揆諸時勢。力有未遑。不得已而思其次。莫如懲憇俄夷。率偏師以攻印度之東南。嘉獎廓夷。出奇兵以搥印度之西北。彼暎夷者。學蒙四結。兵端一開。聞風響應者。更不知凡幾。當此外侮夾攻。內難竊發。虜縱嘔強。其能支四面敵哉。在中國不發一兵。不費一餉。但乘

其時閉互市以窘之。杜接濟禁茶黃以困之。無論其自救不遑。斷難逞惡氣於他境。勢必叩關求救。永遠約束。至是始與訂盟。然後和議可成。而夷患可息。所謂扼所忌以為鉗者此也。願或者謂。

天朝無借助外夷之理。竊以為不然。彼史冊所垂。遠在異代者。姑勿具論。謹考。

國初近事。嘗調荷蘭之夾板船。以平臺灣矣。又嘗徵西洋南懷仁。造火藥以勦叛藩矣。檄外洋以靖內寇。載在冊府。具有明徵。正有合於王者守在四夷之義。今俄夷之覬覦久存。靡吏之警隙夙結。請迎其機而順導之。異其志而振興。

之尤非求助者所可同年而語。况暎夷罪惡貫盈。為中外所切齒。以彼桀驁成性。顯撫之則鷓喙彌張。隱蹙之則狐疑生畏。溯查道光年間。粵東初申海禁。絕其通商。適值俄囉斯學生赴京換班。已自該國比革爾起程矣。彼時互市諸夷。有傳言俄國使臣。將約中國兵。由緬甸西藏進攻印度者。暎夷聞而懼甚。事詳澳門探報。其情已可概知。今俄夷與我倍睦於前。且有公使駐京。形蹤所招。尤易清彼視聽。即使俄夷猶豫。不即出兵。然聲勢一張。虛實互用。亦足牽其顧慮。而阻其猖狂。事固有可以先聲奪者。則外睦於所疑。而中怯於所畏。故也。抑等更有請者。東南一帶。賊氛

未熄。拏總總過慮。尤恐內賊外夷。互相援結。聲息暗通。或至表裏為奸。為患滋甚。此等鬼域伎倆。隱於無形。尤屬難於覺察。欲杜其漸。豈惟喫夷。凡有番船可通。均係奸藪所集。則海口者。實為內外交通之鍵。而漢奸者。又內外勾串之固也。現聞賊蹤多近海岸。何以嚴持其鍵。官司有槌伏之鉤。何以痛絕其固。宵小無潛通之綫。此則外攘之本。先籌內安。責在地方大吏。各矢血誠。毋涉紛煩。毋分畛域。以期潛消反側。弭患未萌。

硃批。所奏實為詳悉。汝之注意。正為該夷所患。前摺已批示矣。此摺未盡情形。寄諭汝知。另有旨。

札拉芬泰等入奏。再等先後接准明誼來咨。知本年應交俄夷茶餉已由晉省委員分起解到塔爾巴哈台。該夷酋始則多方挑剔。繼經理諭。隨將茶一千五百箱。照額收訖。出具收領夷字備案。其格外寬備茶五十箱。本年並未動用。該大臣擬即發給商人。將來或照式呈繳茶餉。或照上年茶價折交銀兩。統俟臨時是否需用。聽示遵行等因。咨會前來。等因。查該大臣暫將寬備茶箱發商出售。係因茶質媿嫩。易致霉變。不得不通融辦理。即與該酋少子留難。亦為夷性貪求。藉圖撙節起見。等語。竊意此項茶餉俟來歲續付茶一千五百箱。通計應交茶額業已全數交清。

所有原議貼補一案即可完結永斷葛藤至下屆時交吏  
茶如或稍有水滲以及木箱繩索數并分兩少有參差長  
途轉運誠難保其必無弊等仰體

聖主懷柔遠人寬為預備之至意俟下屆交付吏茶如該吏首仍  
有藉端爭論之處擬囑該大臣臨時察看情形即在餘存  
茶箱額內酌量撥補若輩只圖小利不妨稍示大方緣巨  
案彌縫已將結局似此爭計錙銖其細已甚不值與之瑣  
瑣較量也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扎拉芬泰奏探悉夷情請乘機扼要以資  
牽制一摺覽奏均悉據俄酋臣蘇勒與伊犁協領哈布齊賢等

談及以暎夷欲赴津報復。莫若派兵徑攻印度地方。或可牽其  
內顧。而從此息兵。該將軍探悉夷情。臚陳大略。亦以為有機。有可  
乘。因請懲蕙俄夷。率偏師以攻印度之東南。嘉獎廓夷。出奇兵  
以搗印度之西北。並請密諭理藩院。派員曉諭俄使。一面檄調  
廓夷各等語。所奏係為夷務大局起見。言之實為詳悉。惟該將  
軍在外已久。於現在所辦夷務情形。尚未能深悉。如所稱俄夷  
與我倍睦於前。不知現在俄夷駐京公使伊格那提業幅。屢次  
行文。欲於吉林所屬地方。強分界址一節。曉曉置辯。其心實屬  
叵測。並非因有人駐京。較前更為和睦。况俄暎哖三國。本屬通  
同一氣。善攻印度之舉。不但無此兵力。即能取勝。而其地仍為

俄國所有。中國不能享其利。且中國若發此言。恐俄夷先送信於暎夷。以為構釁。是我所注意者。正為該夷所愚也。廓爾喀國小而貧。又本臣服於暎夷。今欲借其力以攻印度。彼必不敢得罪於暎夷。徒開其要挾誅求之釁。亦屬無益而有損。著扎拉芬秦密諭該協領等。不必與匪蘇勒官再提此事。儻該匪蘇勒官自行提起。可囑該協領。告以天朝撫馭外國。向以信義為重。斷不暗用機謀。致開兵釁。至現在天津有備。實不慮其報復。毋使該夷有輕視中國之心。此旨密寄該將軍閱看。不得令該處人等知之。以防洩漏。是為至要。另片奏。應交俄夷茶助。寬備之五十箱。如下屆交付時。夷人藉端爭論。請飭酌量撥補等語。前據



明誼奏。已將此項茶箱發給商人售賣。明年如需用茶。該商人肯照數備辦。如茶已敷用。情願按箱交銀。業已准其所請。著毋庸另議。

吉林將軍景瀄。著船廠副都統祿權奏。等。於本年正月初二日。准。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咨照具奏。山海關防堵之吉林黑龍江馬隊官兵。裁汰疲乏。更換精壯。以期得力。吉林應換委營總委參領各一員。兵丁一百二十名。務於本年驚蟄以前。管帶到防。再令疲病官兵撤回。等因。前來。等。查吉林通省額兵一萬一百零五名。自軍興以來。連官兵西丹奉調十餘。

次。共計一萬七百餘名。存營之兵。不敷差遣。所剩餘丁。又復無多。現值俄夷侵擾。邊陲守禦。在在需人。而各項差徭。倍形竭蹶。第思防海防邊。同關緊要。且此次撤換無幾。尚可勉強選拔。儻或再遇更調。實無可挑撥。等語。現由吉林烏拉。揀派技藝嫻熟。年力精壯。一百二十名。每兵二名。合帶跟役一名。遠委曾歷戎行之佐領那斯洪阿。委為營總。馳騎校永康。委為參領。配齊軍火器械鞍轡。作為一起。定於正月二十二日。由省起程。前赴山海關防。所聽遣。應需整裝銀兩。仍照前辦成案。酌借本身俸餉接濟。該官兵等。均無馬匹。俟到防後。由統兵大臣酌量撥給。其前途公館。

飯食已咨備辦。並嚴飭該官兵等。星馳行走。不准遲誤。  
硃批知道了。

辛卯。熱河都統常清奏。於正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正月初十日奉

上諭。前因天津辦理海防等因。欽此。查前次奉調官兵五百名。現  
定於正月二十六。二十九。二月初二等日。分作三起起程。  
由協領尚那布統帶。前赴天津防所。計於驚蟄以前。均可  
到齊。茲又欽奉

諭旨。飭令再行挑選官兵五百名。聽候調遣。等因。即傳集八旗官  
員兵丁。親赴教場。逐加遴選。擇其年力強壯者。挑備精兵。

五百名。並於各官內選得協領兼前鋒翼長瑞興。擬為營  
總統帶。佐領前鋒章京常禧等二員。擬為副營總防禦常  
善。驍騎校穆濟勒恩等十員。作為帶領章京。共派官十三  
員。當經詳飭該協領等將挑備兵丁。配齊軍裝器械。勒加  
操練。務使一律嫻熟。一經奉調。即可迅速啟程。不致遲誤。  
殊批。知道了。

壬辰。著黑龍江將軍特善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  
等。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上諭。特善欽等奏。俄夷乘隙燒燬卡房一摺。該夷蓄心侵占。已非  
一日。特善欽擬派官兵常川駐守。尚恐難資抵禦。黑龍江之鄂

倫春赫哲費雅哈等部落其人最為勇悍務當收羅為我所用  
不可使受夷人籠絡等因欽此等語伏查鄂倫春一項人等向  
分五路有庫瑪爾畢喇爾並墨凌阿鄂倫春雅法罕鄂倫  
春等項名目統歸布特哈總管管理其人散居黑龍江右  
岸一帶山野以捕獵為生插木為屋帳以牲畜皮張游行  
露處並無一定駐址每年秋後攜帶口糧前往黑龍江左  
岸外興安嶺以內捕打進貢貂皮至次年春間仍回黑龍  
江右岸捕牲為業此項牲丁槍技精純步履趨捷本屬勇  
悍第體性生野罔知禮義果藉其力良可為用設有勾結  
亦甚堪虞且按時前往江左捕獵與俄夷界址切近誠如

聖諭務當收羅為我所用。不可使受夷人籠絡。方為妥善。努特善欽於到任之初。曾經劄行布特哈總管等。派員清查。防其句結。設法收羅去後。嗣據詳報。分路派差清查。並無句結情事。惟現值捕打貢皮之際。若遽撤歸江右。不惟進貢貂皮。恐有缺欠。且常團聚。必須月給口糧。方與伊等生計無礙。否則一時呼應不齊等情。稟覆前來。努等詳覈此項牲丁。九年冬季。業經外出捕獵。轉瞬春融。即應交差。未便拘回。致虧正課。復經密派熟諳語言之副管通格。佐領西勒博善等。前往逐加曉諭復查。正在辦理防範之際。恭奉諭旨。努等遵即再行遣派委員。會同該總管等。悉心籌辦。擬於本

年春季交差之後。即將此項牲丁等。收羅團聚。分布要隘。可期緩急應用。然既須其力。必預籌其資。勢不能不少增繁費。至應如何籌擬津貼。酌給口糧。俾其安業。不至任意外出。而免夷人籠絡。等語。再當詳議章程。奏明辦理。再查此項牲丁。歲有增減。每年進貢貂皮。覈其丁數。約共五六百張不等。仍分別等第。由京發領賞價。本年秋後。如果俄夷安靜。自應一切循舊辦理。若仍須團聚。其下年應補進貢貂皮。除布特哈索倫達呼爾八旗官兵牲丁。照例補進外。此項鄂倫春牲丁。應進貢皮五百餘張。合無仰懇天恩。暫免交納。俟夷務稍靖。再行照例補進。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夷恃強。境燬烏蘇。營牡丹卡房。恐其復來。肆擾。諭令特普欽。收羅鄂倫春。赫哲。費雅哈等部落之人。使為我用。以資抵禦。茲據特普欽等奏。查明鄂倫春一項人等。向分五路。有庫瑪爾。畢喇爾。並墨凌阿。鄂倫春等項名目。統歸布特哈總管管理。其人散居黑龍江右岸一帶山野。以捕獵為生。每年秋後。往黑龍江左岸外興安嶺以內。捕打進貢貂皮。至次年春間。仍回黑龍江右岸。捕牲為業。特普欽等。先擬設法收羅。迭加防範。因此項牲丁。已於九年冬季。外出捕獵。春融即應交差。未便拘回。虧課。此次接奉寄諭。又派委員會同前派往之副管通格等。籌辦。擬於本年春季交差之後。即將此項牲丁。收羅圍



聚分布要隘。可期緩急。應用各等語。所籌俱屬周妥。著即照所議辦理。其應如何酌給口糧。俾其安業。不至任意游行。以受吳人籠絡之處。並著妥議章程。奏明辦理。至鄂倫春。牲丁每年進貢貂皮五百張。本年秋後。如果吳情緊急。仍須圍聚。所有應捕進貢貂皮。著即免其交納。俟火務稍平。再行照例捕進。

特普欽等人奏。擊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特普欽等奏。俄夷復行拆毀卡房各摺件。覽奏均悉。等因。欽此。伏查該處倚眾恃強。復行拆毀卡房。擊等未能計出萬全。督飭該處守卡弁兵。阻其妄為。仰蒙

聖訓俯賜矜全。諒其一時難與爭執。等跪讀之下。不勝感激愧  
悚之至。且左岸屯地。既被其占踞。誠如

聖訓。恐得步進步。以次優及右岸。豈可任夷蹤闖入。查前據黑龍  
江城署副都統協領愛紳泰詳報。遵劄籌議團練章程。將  
江左所有旗屯。挑選精壯閑散西丹一千三百七十七名。  
擇其心地明白者。每十家約立戶長一名。共揀放戶長八  
十九名。俾之守望相助。以防該夷有搶取糧食等事。等  
業經奏明在案。嗣據詳報。現將江右各屯。亦挑選閑散西  
丹一千七百七十一名。揀放戶長一百五十四名。一體團  
練。並恐散居各戶。有推諉不齊之處。復於江之左右酌量

遠近分為四段。添放百戶總長四名。以一統攝而便呼應。並於城中住戶。挑選閑散西丹二百九十三名。暨勸令街市鋪戶商民一百八十四名。各置刀矛鳥槍。一同設備。又設總管官房十所。各派官一員。總司經理。教習管束。連備調之。養育兵二百八十五名。統計城鄉團練人數。三十七百餘名。遇有緩急。足資聯絡。曾經密為試演。聚集一次。尚屬踴躍整齊。隨令各歸各處。常川團練。以壯聲威。而期應用各等情。續報前來。現在將屆春融。如該夷果在吉林地界受虧。回至黑龍江。有滋擾情事。即當欽遵。

諭旨。嚴行拒守。斷難任其兇狡。儻其安靜回歸。亦不可自我開募。

密飭各屬遵辦去訖。至前據探報。木酋有欲往呼倫貝爾附近之莫阿達河等處操兵之語。等當經一面奏

聞。一面分飭各屬詳查確探。嗣據呼倫貝爾總管等呈報。附近地方。並無莫阿達河名目。該夷詭詐多端。語言無定。未必非故為恐嚇之詞。冀圖搖惑。然亦不能不嚴加防範。現復嚴飭分探。如果該酋實有在彼之信。自應欽遵

諭旨。設法攔阻。仍令屯戶居民作為不依。併力抗拒。以杜其窺伺之謀。斷不敢稍涉疏忽。

硃批知道了。

甲午。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 芽僧格林  
沁跪聆

訓示後於十七日出京。二十二日與增慶同抵山海關。芽恆福已  
於二十日抵關。芽等當即帶同增慶格綱額成保關內關  
外及沿海一帶。周歷履勘。臨榆縣城周圍八里餘。東西二  
面。各有羅城一道。城之東西為通衢大路。北面距山六里。  
南面距海十里。縣城及東羅城。多已坍塌。間有完整之處。  
惟西羅城全行坍塌。並無完整處所。東羅城南北與邊牆  
相連。北邊牆至山。計長六里。南邊牆至海。計長十里。邊牆  
為關內關外界限。現已坍塌數十段。行人俱可往來。附近

邊牆向有南北翼城二座。南翼城內係右翼四旗駐防官  
兵營房。此城建於山坡之上。距縣城僅止里許。而地勢高  
於縣城數丈。為臨海第一險要之地。若被敵人占踞。城上  
斷難抵禦。惟周圍牆垣均已倒塌。若照舊修整。非但無此  
鉅款。且亦趕辦不及。地處山坡。一人以下。即有堅石。又不  
能環繞挑挖濠塹。等。等。現在熟思妥計。於無可布置之中。  
詳籌布置之法。總須扼守險要。不使敵人占踞。其縣城及  
東西羅城守禦之法。惟有挑挖護城環濠。並於西面人烟  
較多之處。亦須挑濠築壘。以資守衛。已於二十六日開工。  
惟此處地勢較他處不同。高低不等。遍地皆係石子活沙。

挑究誠為不易。且此處民人向不習於工作。須往他處招募。工程較大。並須置備器具。恐所費不貲。等公同商酌。勸令紳民捐資襄辦。能否有效。難以豫定。現已飭派通永道德椿。永平府知府博多宏武。傳集紳商。設法勸諭。至山海關一帶。共計馬步官兵六十餘名。惟兵分勢單。轉難得力。所有沿海小口岸駐紮之馬隊。應即撤回。擬於關外威遠城左邊。駐紮馬隊一千四百名。分作三營。關內文勝庵迤北。駐紮馬隊一千四百名。分作三營。南翼城內。駐紮宣化步隊一千名。本處滿營綠營官兵。約計千餘名。續調之宣化通永官兵一千名。分守縣城。及東西羅城。仍恐兵數

較單。現有練勇八百名。臨時協同守城。以壯聲威。如此分  
撥布置。防守似稍嚴密。一俟冰泮。各起馬隊。於沿海各口  
岸。及附近海邊。多設哨探。以期互相聯絡。聲氣相通。至天  
津護城環濠。據運司崇厚稟報。已於二十六日開工。努恆  
福拜摺後。即赴天津督催。趕緊挑挖。努僧格林沁暫駐山  
海關。俟布置一切。辦有就緒。再行前往大沽海口。所有努  
等。查看山海關地勢。酌擬布置情形。謹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圖留覽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為本年山西解到貼補夷



茶經等委員會同解員等責令茶商交付該茶商當將領  
出官運茶一十五百箱逐次交付清楚因該夷首以此次  
木箱繩索較重希圖補給助稱未肯即出收足字樣等當  
諭委員必須責成茶商再與較量但要正茶無虧催令該  
夷出具收據委員等復飭茶商前往夷圈將茶色助稱及  
上年交付折算各情與之細論往返數次據商人稟稱最  
對此次所交之茶不但無虧且有贏餘該夷最算任意欺  
詐又藉詞此事我不擅專須稟明我國上司錫畢爾衙門  
如准照你們最算方敢應允商人等云現已算明無虧無  
論有無贏餘你值可出具收據以便我處稟明具奏該夷

官旋遂欣然出具收清茶箱字據。呈遞前來。等隨飭委員  
仍須將交過確實勛稱。令茶商隨後與之算清。以免葛藤。  
若夷人再有返悔。惟該商等是問。斷不准復領備茶。各商  
情願具結存案。當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先將正茶無虧。取  
具夷官收結各情。恭摺奏祈

聖鑒。嗣復屢飭茶商。到園覈算。於十二月初五日。該夷酋約同委  
員。正茶商等。面商。言前議茶勛。已接我們上司回信。准照  
你們所覈勛稱折算。遂將逐次交過茶箱勛稱。一一覈對。  
查照原付之一千五百箱。按上年議定夷稱勛數。共應付  
給該夷連皮茶一十六萬六千五百零七勛半。除去包皮

箱索四萬六千五百零七觔半。實應交付淨茶一十二萬觔。按照箱數。應付給一千四百三十一箱。已數應給該夷一千五百箱之數。緣原來木箱輕重。不能盡一。議定將已皮觔兩。從輕覈算。則淨茶觔兩加增。致得盈餘茶六十九箱。內除開驗受溼茶二箱不計外。實盈餘茶六十七箱。該夷情願我選。經委員同茶商呈請交還前來。等復查無異。且並無抑勒情事。除飭糧廳音登阿暫收官所。小心存放外。等伏思現存本年備茶五十箱。又加此項餘茶。共一百一十餘箱。明年山西解辦正備茶箱。若只運一千四百五十箱。搭上本年現存之茶。已數與原奉。

諭旨每年解運正備茶數有贏似可酌量減運稍節採運之費前  
於昇明後已於十二月初十日先將復算節省茶數備  
文分咨綏遠城將軍成凱山西巡撫英桂查照合無請

旨飭知綏遠城將軍山西巡撫於明年備辦之茶減數購運一千  
四百五十箱如期解到以顧約期而完尾案

諭軍機大臣等明誼奏貼補夷茶數有贏餘將本年應運茶勛減  
數運解一摺上年貼補俄夷茶勛前據明誼奏稱有備茶五十  
箱未經動用本日復據明誼奏稱所有應交俄夷茶斤計共付  
給一千四百三十一箱除去色皮箱索外已符十二萬勛之數  
餘茶六十九箱除受湮之二箱不計外實餘茶六十七箱併未

用之備茶五十箱。共餘茶一百十七箱。本年備辦茶餉。請飭購運一千四百五十箱。以完尾案等語。此項貼補茶餉。既經明諒。節省餘存一百餘箱。所有本年應解正備茶箱。即著成數。英桂飭屬共購茶一千四百五十箱。如期解往。其成色勛兩。務須按照上年所購各箱備辦。不得以上次算有贏餘。稍涉草率偷減。轉致不敷應用。

給俄囉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本月二十八日。接貴使臣咨文。以疊次行文本處。並未據情代奏。並稱春融以後。有兵船前來北塘。懇為送信等語。應將貴使臣所

懇各條分別咨覆。如來文內所稱陸路通商一節。查通商處所以天津和約為憑。除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台。已與貴國通商外。餘如庫倫、張家口等處。不但天津和約內所無。即乾隆嘉慶年間。均未准行。不應議及此條。於上年六月十四日。曾由本處咨覆貴國使臣丕。何以責使臣尚未知悉。再如烏蘇哩河至海口。中間處所。應分清地界。屢次行文。並未代表一節。查烏蘇哩河地屬吉林。為貴國所不到。前因奕山。誤許貴國船隻往來。是以將奕山等從嚴懲處。此事乃屢經知照矣。至查看黑龍江之交界事宜。應由該將軍斟酌辦理。本處不能知其情勢。礙難懸定。曾於上

年四月二十二日。五月十三日。歷次行文貴國使臣查照。何竟置若不聞。殊不可解。再如兵船前來。懇為送信一節。查天津和約第二條內載。俄國使臣或由恰克圖。或由北塘來京。沿途照料。此條指遇有要事。使臣奉命來往而言。原不過數人。亦不過暫住中國。以和好為心。是以允准。

早經

欽差大臣肅瑞與貴國使臣不議定。總須海口無事。方可前來。貴使臣亦應知悉。今值海口設防。尚恐有他國船隻冒用貴國旗號前來窺探。豈能不加防備。況和約內並未載有貴國之兵船前來。及送信接濟之條。礙難允行。惟有據理行。

事。不能謂自我起。覺。總以和好為要。須至咨者。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七